



芦苇丛中觅小鸟

张海华 文/摄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……”对于这首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，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如果抛开对爱情或理想的追求之类的诗的主旨不谈，在我这样的自然摄影爱好者看来，这些美丽的诗句，也描绘了水边芦苇的原生态之美。

是的，我是很喜欢到芦苇茂盛的湿地环境中寻找鸟类的。虽然，那些活泼的精灵总是“在水一方”，不管我“溯洄从之”还是“溯游从之”，经常难以接近，但我始终不会放弃。

东钱湖畔多芦苇，在下水湿地、马山湿地一带，尤见“蒹葭苍苍”之美。那么，在湖边的芦苇梢头，又活跃着哪些鸟儿呢？

翠鸟悬停

捉虫的雀鸟

冬季与早春，东钱湖畔的芦苇丛中，最容易见到的鸟儿毫无疑问是棕头鸦雀。别看那个时候天气寒冷，芦苇枯败，似乎了无生机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前两年的1月到3月间，我常到马山湿地拍鸟，几乎每次过去，就先看到一群棕色的小鸟活跃在芦苇丛中，它们尤其偏爱那些遭受虫害的苇秆，总是用双爪紧紧抓住苇秆，有时作“引体向上”状，然后用又粗又厚的嘴使劲啃去苇秆的表层，力图找出藏在里面的昆虫幼虫或虫卵之类的美食。这个时候，会听到现场传来一阵轻微的“哗哗啾啾”的声音，这正是这些憨头憨脑的小家伙啃食的声音。有一年冬末，小雪之后，马山湿地的芦苇之上犹有少量积雪。那天，我看到几十只棕头鸦雀在一起享受早餐，它们像一波鸟浪，在芦苇丛中快速移动。

棕头鸦雀是宁波常见留鸟，其头顶至上背棕红色，尾巴较长。它们喜欢成群活动，非常活跃，喜欢呼朋唤友，一起觅食。和棕头鸦雀具有类似习性的，是中华攀雀和远东山雀。中华攀雀是宁波的冬候鸟，几乎完全在芦苇丛中生活。中华攀雀属于不会被认错的鸟，因为这些身材娇小的鸟儿都戴着深色的“眼罩”，雄鸟尤为明显。它们在芦苇丛中觅食的方法，几乎跟棕头鸦雀完全一样，只是它们抓住苇秆玩“体操”动作的本领更强，不负“攀雀”之美名。至于远东山雀，它们通常更爱在树上捉虫，到芦苇丛中觅食貌似只是偶然行为，在缺少虫子的冬季更喜欢光顾。

白腰文鸟和斑文鸟也喜欢飞到芦苇丛里。不过，我注意到，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觅食，而是为了叨取残存的芦花，拿回去用做松软的巢材呢。

苇秆上的歌手

还有的鸟儿，虽然也喜欢在芦苇丛捉虫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却是它们的鸣叫声首先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最常见的“小歌手”，是纯色山鹪莺，也是本地常见留鸟。它全身淡褐色，虽说跟麻雀差不多大，但由于尾羽很长——几乎跟身体等长，因此整只鸟就显得比较修长。我常去下水湿地观鸟，大多数时候都能在那里见到纯色山鹪莺。只见它一会儿在芦苇的梢头，一会儿在再力花的顶端，一会儿又飞到蒲苇或荻的上面，长尾巴微微散开，放声鸣叫。在春夏繁殖季节，雄鸟可以连续在上面不知疲倦地唱很久，它的歌声称不上婉转，总显得有点急促，音调上扬：“唧！唧！唧！……”

台湾的散文大师兼博物学家陈冠学先生，在其名作《田园之秋》中曾非常形象地描述道：“草鹪鹩是这里最好的歌手，它

们载歌载舞，从这株草翻到那株草，不足半两重的身躯，有时居然会把一枝狗尾草压得垂到地面。”这里说的“草鹪鹩”，其实跟鹪鹩科的鸟类没有关系，所指的应该就是一种鹪鹩，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指纯色山鹪莺。

在四五月份的鸟类春季北迁时节，在湖边的芦苇荡中还能听到苇莺的歌声，这通常是东方大苇莺在表演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一睹黑眉苇莺的风采。从“苇莺”这个名字就知道，它们都是喜欢生活在芦苇丛中的鸟。东方大苇莺是宁波的夏候鸟，无论在海边的芦苇湿地，还是在东钱湖的芦苇荡，都可以见到。这鸟很有趣，唱歌的时候喜欢“捉迷藏”，即先跳到芦苇的顶端大声唱：“呱呱呱！呱呱呱！”没唱几句，就又突然钻入了芦苇的下层，不唱了。过一会儿，它的鸣声又会从芦苇的深处冒出来，渐渐由下而上，直至重新站上苇秆之顶。

大家都知道，画眉以鸣声婉转动听著称。不过，同属于画眉科的黑脸噪鹛，其鸣叫声却实在不敢令人恭维。在东钱湖的马山湿地、下水湿地及环湖东路的湖畔，常能见到黑脸噪鹛。有时到上述地方，老远听到响亮而单调的“丢！丢！”的叫声，我就知道那里有黑脸噪鹛。它们总是三五成群，在芦苇丛钻来钻去，很难拍到它们。

相比于黑脸噪鹛的大声喧嚷，喜欢在芦苇丛及湖边灌木丛中活动的褐柳莺就显得低调很多。这个小不点总是躲在茂密的植被里“自言自语”，发出“结，结”的声音，犹如两颗石子在轻轻相击。

抓鱼的小翠

如果问，在湖边芦苇丛常能见到的最漂亮的小鸟是什么鸟？那么答案显然只有一个：翠鸟。

翠鸟，规范的中文名叫“普通翠鸟”，比麻雀略大，背部羽毛在阳光下呈现为艳丽的亮蓝色。凡观鸟爱好者，几乎没有不喜欢翠鸟的，它被大家昵称为“小翠”。

一年前的冬日，我和妻子一起到陶公山、环湖南路一带观鸟，一路清点当日看到的鸟种。时近傍晚，我们走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附近，我跟妻子开玩笑说：“今天还差翠鸟没看到呢。”谁知，话音未落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急促的“滴，

滴，滴”的叫声。“翠鸟！这是翠鸟的叫声，它刚刚飞过！”我说。妻子还不相信，但我已经往左前方的芦苇丛冲去，然后用望远镜仔细搜索临水的芦苇，我想这只翠鸟十有八九躲在那里。果然，我马上就看到了，这小家伙正站在一根横斜的苇秆上，嘴里叼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小鱼。那鱼儿显然是它刚刚捕到的，正在拼命挣扎呢，而翠鸟不慌不忙，几次甩鱼，调整好鱼儿入口的角度，最后让鱼头对准自己的嘴，然后囫囵吞了下去。

翠鸟在东钱湖很常见，它喜欢停在水边的枝条、石头等上面，长时间低头注视水面，一旦发现鱼儿，就会立即弹射入水捕鱼。但由于小家伙非常机警，因此很难接近，往往人还没走过去，它就已经箭一般贴着水面飞走了。

有一次，我到下水湿地拍鸟，运气很好，刚走到湖边，就见到一只翠鸟飞过，而且它还在芦苇荡的边缘表演了一次悬停捕鱼好戏——即在空中如蜂鸟一般高速振翅，几乎停在半空，而眼睛却紧盯着水面，观察鱼儿动静，瞅准机会，便一头扎入水中。相机的高速快门捕捉到了它振翅悬停的美妙瞬间。忽然，小家伙扑入水中，可惜没有捕到鱼，随即飞到一旁，停在残荷的茎上。

当然，喜欢到芦苇中逛逛的鸟儿并不止这些，连有些平时主要在树上或地面活动的鸟儿也不例外。2018年12月12日，我到下水湿地观鸟时，居然见到数以百计的八哥和丝光椋鸟飞到了芦苇丛中，在那里吵闹不休，倒是为萧瑟清冷的湿地平添了很多活力。它们不甚惧人，等我走得很近了才会起飞，眼前顿时黑压压一片掠过，八哥黑色翅膀上的一对白斑在飞行时显得尤其明显。
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有鸟成群，在水之湄。湖畔的芦苇荡，不仅有景观与生态之美，同时也充盈着从两三千年前延续至今的诗意。

棕头鸦雀